

2020

6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30.55 亿元，《中国机长》28.65 亿元，《攀登者》10.77 亿，
这三驾马车创下的票房就已经占到 2019 全年总票房的 10% 以上。

9

三驾马车创下的票房就已经占到 2019 全年总票房的 10% 以上，堪称史上主旋律电影最强一年。

这强要归功于导演梦之队——陈凯歌、张一白、管虎、薛晓路、徐峥、宁浩、文牧野，加上总制片黄建新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一片就集齐了 8 位导演。这里头有拿过戛纳金棕榈、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第五代，也有拿过金鸡奖、票房累计超过 100 亿元的第六代，最年轻的文牧野生于 1985 年，处女作《我不是药神》一鸣惊人。

这强也要归功于全明星阵容——不论是《攀登者》还是《中国机长》，担当主演的都是人气演员，不仅长得帅，更是实力派。与以往主旋律影片多采用与领导人长相接近的“特型演员”相比，做法非常不同。

但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人心所向——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，观众其实是需要从银幕上找到一个抒发爱国热情的出口，主旋律影片符合人心期待。但，人心天然是不喜欢生硬的说教，因此主旋律电影同样是电影，同样需要放在电影创作的规律中去打磨——这才是 2019 最强主旋律电影年的秘诀：尊重电影规律。

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看来，“主旋律电影曾经也有脍炙人口的佳作，但是随着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，这一部分的影片正在失去观众。所谓的主旋律电影，是各地宣传部主抓，每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劳模，出现一个先进人物，报告会、纪录片、材料都挺感人，就要拍一部电影……改革开放 40 年，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是电影对现实的表达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缺席失声的，很多社会热点在电视、纪录片、自媒体传播”。

而 2019 年国庆档的主旋律，纷纷打破了“好人好事”的传统主旋律拍法——“历史瞬间、全民记忆、迎头相撞”。这是总制片人黄建新给电影定下的 12 字创作主题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想表现的不仅是国家 7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，更是艰苦奋斗、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民。《中国机长》将一个英雄机长的事迹放在空中灾难片类型中，主旋律电影从未如此让人肾上腺素飙升。《攀登者》也大胆改编史实，加入了戏说演绎的部分，同样以雪崩、飓风等灾难片模式开启攀登者的珠峰登顶之旅。

仔细看，这仍然不是 2019 年突然冒出来的新做法，而是有

着历史积淀——《战狼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红海行动》，吴京和林超贤导演的这几部都算是主旋律，都打下了基础，一方面让业界知道，主旋律还能这么拍；另一方面也让观众获悉，主旋律也能拍得很好看。

《中国机长》也不是于冬第一次投拍主旋律电影，曾经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就翻拍自红色经典，也取得过好口碑和票房 8.8 亿元的双丰收。当年的导演是徐克，而现在的导演是刘伟强，都是香港人。圈内人对于冬说：“红色经典你都敢碰，还让香港导演来拍，你给大陆导演也留口饭吃啊。”但是于冬还就瞄准了“主旋律商业大片”这种复合模式——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红海行动》《建军大业》，包括 2019 年的《烈火英雄》《中国机长》，走的都是“主旋律 + 商业”的类型。

他觉得主旋律在年轻人中也会有市场：“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电影，那是特别向往电影里的生活方式，《风月俏佳人》，一身西装一穿，太帅了。但是现在的年轻观众，已经是不迷恋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代人。他们想看情感的回归，叙事的回归，讲述时代人物的情感共鸣。”

“主旋律电影”这种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院长厉震林表示：“是 1987 年先提出来的，到了 2007 年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‘主流电影’，比如《张思德》《云水谣》都是主流电影的开山之作。2015 年又有学者提出‘新主流电影’，根据我的理解，主旋律电影更多是主体性的东西，弘扬一个主流的价值观。到了主流电影，可能是主流价值观要跟我们的艺术性更多结合。那么到了新主流电影，可能还要更多跟商业性融合，是这么几个阶段。”

在他看来，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有“三性统一”的特征——社会性、灵魂性、娱乐性，三性各自有一个配方的关系。

如此看来，2019 年的电影市场着实有趣——三大黄金档的三种爆款：科幻、国漫、主旋律，背后都有着多年的积淀与颠覆，而他们亦有殊途同归之处——满怀诚意，尊重创作规律。在这个行业进入“寒冬”的时刻，看似冰冷，实际上却让真正热爱、真正专业的人留了下来，冰冷的，于是成了火。🔥